

远去的犀象

□ 雍也

犀与象在当今人们的印象中只常见于非洲大陆,而不知它们实际上长期存在于华夏大地。就是诗经中也有其隐隐绰绰的身影。

诗经中虽然动物出没甚多,但犀与象的正面形象却几乎没有。提到犀和象都不多。如提到犀时仅有曾被孔子困于陈蔡时引用过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我不是犀牛老虎,为什么却在旷野游荡(《何草不黄》)和“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桑扈》)、“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卷耳》)等数处,犀牛更多是以其角做的酒杯间接出现在诗经中;提到象时仅有“象之掬也”(《邶风·君子偕老》)、“佩其象掬”(《魏风·葛屨》)、“四牡翼翼,象弭鱼服”,“虽则佩觿,能不我知”(《芄兰》)等屈指可数的表述。这里“象掬”,“觿”是穿戴在身的以象齿象骨做成的装饰品,“象弭”是象骨装饰的弓箭。表明此时黄河流域一带或其周边(更可能是周边方国)可能有象,但因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表明至少在该区域犀象已为稀有物种。而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武丁时代(公元前1365年—公元前1324年)的一个甲骨文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这个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说明华夏文明的早期,象(也包括犀牛)曾经在中原大地上步履从容地来去过。其消失的原因,或许是随着华夏文明在这一带兴起,开发较早,植被被破坏,生态变得不适宜其生存,而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

这在其他古籍上也可间接证之。《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其兽山多犀象”,《国语·楚语上》说:“巴浦之犀兕象,其可尽乎”,《华阳国志·蜀志》:“其宝则有……犀、象……之饶”。这表明在中原大地犀象等物早已消亡的时候,巴蜀大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曾经是犀象等大型哺乳动物潇洒来去的天堂和乐园。

诗经之后,我们在黄河流域已难见犀象踪影。而后来即使在富有犀象的巴蜀之地也没有了它们的身影。据蒋蓝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大约在西汉广开西南夷之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因为蜀人对象的感情深厚,在其走出、远离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视野之后,蜀人十分怀念怅惘,甚至产生了一个新词:想象。蒋蓝先生甚至饶有兴味地考证:繁体字的“为”即“爲”就是取的象之形,他认为其左边那一撇是人在驱象(见其《蜀地笔记·想象之象:古蜀大象踪迹》)。不过我认为这一撇或许是直接象形即“取象”象鼻子。他并引用罗振玉《殷墟考释》的考据成果,即“爲”“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在服牛乘马之前”。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数十甚至数百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刀砍斧斫之声像潮水一样漫涌而来,一片一片挤占掉大象们的家园,它们忧郁地、依恋地、无奈地仰天长嗥着一步一步迁出了它们的家园,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而蜀人在多年之后,突然醒悟过来,发现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一群可以触摸亲近的生命之友。于是他们摇头,叹息,后悔,怅惘,怀想……毫无疑问,这种“想象”是苦涩的,是惆怅的,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其实这种“想象”又何尝不是对远去了的故园、永远消失了的故园的怀想。

2013年初,成都天府广场附近四川大剧院工地挖出一只犀牛状石兽,长3米有余,重8吨。据研究,此即《蜀王本纪》所载之李冰所作石犀(“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这也从实物证明,先秦时代犀牛在蜀地是一客观存在。

在三星堆、金沙以及殷墟等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象牙和以象牙制成的物件(或许还有犀牛角骨制品),证明古蜀甚至古代中原地区确为大象(犀牛)乐园。其实,这些遗址也是大象(犀牛)的墓园啊。

站直一声吼

散文

□ 廖天元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民族危难、国家危急的关口,写了一篇《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段话家喻户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文中大量运用排比、博喻,或复沓、呼应,使得文章气势浓重炽烈,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吼出来的。

“吼”,词义简单,用途却很广泛。可以用来形容兽叫,如嘶吼;可以形容人在激怒时的呼喊,如大吼;还可以形容风、汽笛、大炮等发出的巨大声响,如吼鸣。所以,带“吼”的词语,一眼看上去就气势不凡,如河东狮吼、狂风怒吼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少年中国说》这一段声响非同一般,语势气贯长虹,说吼一点没夸张。

《黄河大合唱》是吼出来的经典。“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一开口,便有一种奔腾不息、气势磅礴的力量。当年老师让我们排练,100多人热血沸腾,油然而生强烈的使命担当。很多年后,我到了黄河壶口瀑布,见眼前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骇浪,掀起万丈狂澜。耳旁雷霆万钧,震耳欲聋,切身感受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伟力,更让我深切体会到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谛。

回到生活。有人爱用这几个句子戏谑一个地方的落后:“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取暖靠抖。”我的老家在山坳里,1980年代公路不通,没有电话,有人有事找父亲,真的是走到山梁就扯起嗓门吼。一声两声后,父亲就出来应答,彼此的声音在山谷回荡——幸好乡里乡亲也不怕打扰,更没有秘密需要保守。

用吼传递信息,原始直接亲切;用吼教育人,则让人紧张胆怯。我小时候顽皮,但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见我淘气,先是脸色一沉,接下来眼睛一瞪,嘴里就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好多时候,我吓得手足无措,呆如木鸡,整个人就被吼傻了。

不过,现在想来,吼人也是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的。吼,多半是人在面对急难险重的时候,容不得磋商,情绪一时激动愤怒,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我在乡下工作时,有一年突发洪水,我和几个镇干部一道,打着电筒,穿着雨鞋,连夜挨家挨户劝老百姓撤离。有人不肯走,干部急了,大声吼:“你不怕死也不能连累家人啊!”这声吼,吼出的是爱民如子争分夺秒不胜不休。

也有面对丑恶,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陈行甲人生笔记》中,陈行甲刚到巴东任县委书记时,巴东官方对邓玉娇事件的定性是一起偶发极端事件。陈行甲经过周密调查后,认定是一起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他拍案而起:“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这声吼,吼出的是热情似火纯真如婴嫉恶如仇。

还有一种,那就是面对民族危急国家危难时,发自肺腑的疾呼。人称“教授中教授”,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投水自沉两周年后,写下一段纪念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一个人似乎自言自语,却无意“吼”出了五四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此在中国响彻云霄。

李大钊对青年人“吼”出了声:“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这吼声,吹响了理想的冲锋号,叫醒了无数青年,也叫醒了新的时代。

有一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帖子:青年就该有青年人的样子,不要怂!文章说,很多年轻人聪明,但无才华;懂应变,却不见性情;有志向,却没有理想,被房贷、车贷、各种社会焦虑裹挟着,活得明哲保身、审时度势。我有些怀疑这样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但我见过一些年轻人的麻木和冷漠,不敢吼也不愿吼,确实让人扼腕叹息。

行文至此,我特别担心被骂敏感矫情,竟然自不量力地扯到一个宏大的命题。

但我坚信,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在紧要关头,始终需要有人站出来,豁出去,吼出声。这样的“吼”,力透纸背的是激情和爱国、智慧和胆识。

父亲,我还想做您的女儿

□ 胡安迪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宝贵的东西叫“父爱”。

一年时间转眼过去,我不得不相信,我真的已经失去了您——我亲爱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过去,怀念父亲对我的爱。

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事情往往要等发生之后才能明白,情节中的人们没有思维。

我和您,曾经的过往,均已成为回忆。曾经的时光里,我拥有您那么多的爱,却不懂得珍惜。您对我,疼爱又严厉,约束又娇惯。独生子女的小毛病,我也有一些,在您面前不时地哭过、闹过,甚至有过争吵,还发过脾气。念旧,总归是会忧伤的。可是,现在的我,想再看到您威严的注视,听到“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女孩子怎么可以那样”的话语。

我们的家,还是保留着您在时的样子。不同的是,窗内的母亲和我,时常有着想念的痛苦和泪水。每当想起曾经不耐烦地对您说着“哎呀知道了!我心里都清楚的啊”的我,就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

无数次告诉自己节哀,要面对现实,要接受生离死别。可是,每当想起您的种种,又会不自觉地泪流满面。曾经,我们坐在客厅看电视台播出的《我是歌手》,我俩为各自喜欢的歌手站队,您来我往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如今,电视台又重播这个节目,我只能默默地看着画面,当时争论的一幕幕场景,清晰地头脑中翻江倒海,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耳颊胀痛。此时,蜷在沙发上的我,犹如盲瞽,听不见也看不见。

父亲,您知道吗?这一年来,我实习了,快毕业了。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快乐的、忧伤的、积极的、烦恼的,都想要一一告诉您,甚至已经拨通了您的电话号码,现在就想跟您说说话。后悔啊!好后悔没能多与您交流谈心,唾弃自己因为某件小事与您顶嘴,惋惜没有多跟您说“我爱您”,只想让您知道我是多么的想念您。

每次去祭奠您,我都会想:我没跟您处够,我还想做您的女儿。是的,您的离世,成为了我心中最深的痛,让我深刻体会到亲人生死离别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滋味。如果有天堂,我相信您在天堂的某个角落,微笑着看着我;看见夜空最闪亮的那颗星星,我就把这颗星当作您,对着天空倾诉。唯有如此,才可以寄托我的思念,仿佛您的身影一直在我心里。

想起远离家乡外出上学后,就很少有时间在家,陪您吃饭看电视的时间屈指可数。明明假期可以陪您出去游玩,可是我都是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有时候妈妈告诉我,说您那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身体状况比较糟糕,让我勤打电话问候。那时的我,心情也随之沉重,非常担心。当时,您拿过妈妈的电话,让我不要担心,说大学是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以学业为重。

现在,此时,我是多么希望能打通您的电话,笑着告诉您,我有多么想您……

“浣花溪”征稿启事

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不在征稿范围内。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或“游记”或“小小说”。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副刊选用。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卡号、身份证号、电话号码。

投稿邮箱:huaxifukan@qq.com